岂能相忘不相聚，同窗情地久天长

捷润（计 01 班）

同窗情在人生情义的座次表里，占有特殊的一席之地。重聚是对那段情义的重温，是对人生的回顾，是对未来的启迪。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80 级计 01 班在清华百年校庆时欢聚北京，大家喜悦激动，谈昔聊今，把盏高歌，十分尽情。如此一聚，实属难得。回美之后，每每想到此聚，总是感触良多，忍不住成此一文，以抒情怀。

同学于那个年代

我从来认为同学毕业后应该多聚聚，回首看看，重温那段同窗之情，与此同时忘却昔日过节和不快，更要坦荡撇开今日的攀比，给老同学更多的祝福。

“ 同班同学”这一称谓在我们的文化里，有着比其在西方文化里更亲近、更复杂的内涵。“ 同班同学”和“ 相识互助”，应该在语义上有很大的交集。如今在大学里，因为自由选课的缘故，同班同学常常不在一起上课，“ 班”的概念日趋淡薄。而在改革开放开始的年代，大陆大学里“ 班” 有如军队里的一个排，设有班主任和辅导员。因为绝大多数的课程是一同修的，自由选课不多，同班同学常常一起行动，在一起的时间相当多。数年大学下来，仔细想想“ 同班同学” 一词，其内涵丰富了许多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与挑战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快乐与辛苦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与牺牲，一切取决于同学在什么年代。我们没有同学在五四的年代里，我们的血液里没有澎湃着反封建的激情；我们没有同学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，激励着我们努力的并不是民族解放的理念；我们没有同学在“ 文化大革命”的十年里，造反有理、反帝反修反师道尊严的举动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昨天的闹剧。历史让我们同学于 1980 年，那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不久的一年，长期禁闭的国门在缓缓打开，各种新思想新事物如钱塘大潮般地涌入。“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，这是一个最糟的时代”，许多年后，想想用狄更斯的这句话描述当时是相当恰当而深刻的。之所以说是一个最好的时代，是因为中国的复兴正从那时开始。我们多少意识到时代将给予我们无穷的机会。十年“ 文革”后百废待兴，大学生是“ 天之娇子”，“ 清华一条虫，出去一条龙” 。不可说如此想法没有自大成份，但这也多少反映了当时情况。现在回头看看，当年让我们挑选工作岗位的情况，是如今大学生梦寐以求的。之所以说是一个最糟的时代，是因为基本的价值观包括为人的诚信将从此被打破，金钱将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。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沧海桑田的转折点，它标志着一个朴素单一色调的社会终结，一个浮华五彩世界的出现。

相识 31 年后的重聚

前不久清华百年校庆，借此机会我们大学同班同学在北京组织了一次聚会。这次聚会举办得有声有色，有滋有味。聚会活动一共两天，在北京的同

学花费了相当的精力进行筹备，有人负责住宿、餐饮，有人负责摄像，有人负责联系安排活动，有人负责总召集，方方面面安排得相当周到。第一天的活动于 4 月 23 日下午 2 点在友谊宾馆一间会议室开始，内容是由同学逐个自我介绍毕业后的生活工作情况。为此北京的同学特别制作了庆祝相聚的横幅和标语牌以布置会场，会场气氛热烈而欢快。我们 85 年毕业，从毕业至今已经 26 年了。不少同学自从毕业后就没有见到过，相见时在长久的握手之间相互打量着对方的白发和皱纹。我不时地听到：“ 没变多少”、“ 和从前差不太多”之类的话。好象我们的毕业不过是几年前的事，在我们的潜意识里，我们依然年轻。其实我们已经人近半百，许多人已经发福，头发开始稀疏，视力已不胜当年。大学时我们班有 32 人，这次参加聚会的有 18 人，其中 8 人是特地从海外回来，许多同学因为出差或家里有事，没能参加。虽然没有聚全，但这是毕业后我们班最大的一次聚会，实属不易。

每人有大概十几分钟的时间介绍自己大学毕业后的情况，几乎所有的发言都会被欢声笑语打断，今日的玩笑，昔日的笑话在谈话中层出不穷，有时对话令人笑得东倒西歪。大家兴奋、活跃、热烈，似乎那无意识营造出来的气氛，要填补我们 26 年没有如此相聚的空白。

每人都有一段人生的故事，有的平淡，有的精采，有的奇特，有的动人，一人一生，生生不同。同学 F 讲述了他的一段故事，毕业后他自己创业开公司本来一切还好，不想惹上了一桩人命官司，虽然他并无大错，可是死者家属对他紧咬不放，他无可奈何，钱财精力花费不少，总算了结官司。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那时他的生意也正值不好，竟然不名一文了。人走背运，情绪跌到低谷。就在这时，同学 T 慷慨相助，资助了 F 一笔当时不小的资金。F 的公司从而起死回生，如今越办越好。这也是同班同学情义方面的一个正面例子。

聚会会场布置气氛热烈

同学 G 在朗诵同学 Z 当年的一首情诗

同学 J讲述了他动荡的人生，他曾先后在北京、日本、新加坡、美国、台湾、越南工作过，现在又在杭州工作。这里生活两年，那里呆上三年，如此频繁地迁移，对家庭来说十分不易，这并不是一般人能有的经历。大家为他的颠簸而感叹。大家一直畅谈到吃晚饭时分，兴尤未尽。

中国的社交文化是以饮食为优先的，晚饭吃得自然不差。专门负责聚会酒水的同学真不简单，我们喝的白酒是三十年的茅台陈酿，红酒是法国波尔多酒区出产的红葡萄酒，

连吃带喝，大家高兴不已。席间，同学 G 突然从兜儿里拿出一张纸，高举在手，大声宣布这是当年同室同学 Z 写给女朋友的情诗。此刻大家的情绪高涨到顶点，齐声而唤“念！” 于是 G 便开始摇头晃脑地朗诵起那首情诗，不光我们听得过瘾，惹得那几个女服务员也放下手里事情凝神聆听。那诗是相当不错的，Z 的文学素养挺高。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，还有人添油加醋地描述当年情形。然而 Z 坐在那里，也不慌张也不难为情，竟然四两拨千斤地说他不记得那首诗了。于是大家便轰轰烈烈地求证，Z 最后只好承认好象有此事。

晚饭后大家兴致不减，有人建议去唱卡拉 OK，众人一致赞同，于是一串车队开进了一家歌厅。我们海外回去的一进大厅还感到有些不自然，因为左右一看全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，年近半百的只有我们一群人。我们租了一个大包间，将门一关，开始大唱八十年代流行的老歌，包括《外婆的澎湖湾》、《我从山中来，带着兰花草》等台湾校园歌曲。大家纵情高唱的有两支歌曲，《东方之珠》和《鸽子》。84 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确定了香港的回归，当时同学们闻讯非常激动，偌大的文明古国让列强欺负了上百年，如今终于走上了复兴之路。《鸽子》是我们班赢得全系歌唱比赛冠军所唱的一支歌，音乐一响，人人激动。中年男女声高歌齐唱昔日的老歌，其声浑厚激昂，震楼欲塌，歌厅里恐怕少见如此阵式。我正好去洗手间，发现从我们包间走过的人无不投予异样的目光。我们基本不会唱新歌，甚至认为不少今天流行的新歌不好听。其实一代人有一代人所好之声，这点我们清楚。的确，我们多少有些“廉颇老矣”的感觉，然而当唱起那个时代的歌曲时，我们又年轻了。

第二天的活动内容是回母校参加校庆。校园里熙熙攘攘，校友四处可见，重要景点处人们更是摩肩接踵。所有校友胸前佩戴红色标识条，上面写有入学年份及姓名。我见到不少七八十岁银发族的老校友，他们大多是五六十年前入学的老学长，许多都曾身居要职。众所周知，清华校友佼佼者无数，名人大家不乏其人，其中包括胡锦涛和朱镕基。绝大多数校友毕业后都是事业有成，表现卓越。作为 80 级校友，我在校园里转来转去，满目皆鸿儒，费劲找白丁。在计算机系的冷餐会上，我端着盘子走了十步，遇到了三位学院院长级人物。我们一位同学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清华百年校庆大会，坐在椅子上左右一看不禁吃惊。左边坐的校友是商务部发言人，公共人物，容易识别。右边坐的是一位戎装少将，仔细一看才认出是当年隔壁宿舍的一位同学。其实他自己也不差，身为英国帝国理工大学的教授。他放眼望去，从众人的神色气质中，分明看出清华这块牌的含金量不低，难怪大陆有“满清天下”一说。

且不谈清华出了多少部长级人物、有许多中外顶级学院工程院院士、培养过几十位共和国将军，我们计算机系 80 入学的计 01 班只是一个普通班级，在毕业后的这些年里，没有出过部长级人物、中外顶级学院工程院院士，也没有出过商业巨富，但大家如今生活得相当不错，事业上也挺有成就，不是高级工程师、教授，就是公司高级主管或小公司拥有者。这似乎印证了这样一个假说：“名校出来成功未必容易，名校出来混得不好也难。” 当然有更多的人毕业于非名校而大有成就，清华人不可自大，机会是成功的一大要素。其实我们真要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，一个发展的时代，一个充满机会的时代。

我们一起回到系里参观，从楼馆、设备、人员水平来看，早已是今非昔比了，变化巨大。在拜见了当年第二任班主任时，得知我们第一任班主任已经病逝，大家很是惊讶和难过。我们也拜见了系里领导，还有当年的辅导员，从他们那里我们了解到许多人的情况。

令人感慨的一项活动是重回当年的宿舍楼，那时 8 人挤一间十几平米的屋子，五年下来，同室同学彼此的了解自然不浅。当年我住的 9 号宿舍楼依然还在，只是重新整修过了。我当年的那间寝室，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小办公室。我在那里停留了片刻，静下心来感受这个房间，刹那间当年的一切都回来了。

回首当年点滴

31 年前，大学的生活就是从这里开始。“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。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。”

刚进校时学生非常纯朴，谈恋爱的人数不多，男女生之间连讲话都不多，女生也不注重打扮、着装很朴素，然而对学习我们有百分之二百的投入。那时教室不足，上自习要抢座位，作习题要比老师留的作业多，看书要超出必读的范围。有些同学实在刻苦，早上天刚亮就出去学习，晚上熄灯时才回来。那时要在教室里看看，你会对“苦读” 二字有

当年同学戴着蛤蟆镜片留影

当年同班同学在颐和园

深刻的领悟。苦读对有些人来说是出于自觉，对有些人来说是出于压力。记得我们刚刚入校，学校就进行了一次数学考试，有些同学因为没有考好，压力很大。能考入清华的许多是各省市地区的高考前几名，其中省市状元也不乏其人。学习高手凑在一起互相竞争，使人倍感压力。

虽然学习压力大，但五年大学生活还是充满乐趣。同学们思想活跃，关心国内国际形势。记得两位同学为苏联是否应该击落南韩客机争论不休，最后急了，打起架来。大学生少有不恶作剧的，我们曾经制作一份假电报，骗同学 Z 考试那天上午去火车站接他父亲。他拿着电报思考了很久，最后决定还是去考试。当我们告诉他电报是假的时，他跟我们发火了。清华大学注重文体教育，许多同学正是在大学里学会了游泳、滑冰、交际舞、弹吉他。

在校的最后两年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，社会风气有所变化，校园里也可以看到牛仔裤、蛤蟆镜、大背头了（一种流行发式），偶尔也可看到男女同学牵手而行，但相拥而吻的情形我是没有看到的，恐怕这在如今已不足为奇了。

如果说 77 级大学生是以百米冲刺的方式进入大学的，那么我们 80 级大学生是以 800 米竞赛方式进入大学的，因为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不久，我们拼命学习的时间也不长。如今学生好可怜，想进入名牌大学，从幼儿园起就要努力学习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，一路苦学，那竞争象万般辛苦的马拉松一样。我们那时物质不丰富，但精神上充实，新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科学、哲学、文学、艺术理论与思潮。我们有属于当代的伤痕文学、朦胧诗歌、台湾校园歌曲，有对未来的无限憧憬，有“天之娇子”的优越感。我们知道机会，无穷的机会就等在校门外。今天的大学生，感觉更多的是好位置被别人占了。当然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福份，今人有的我们当年少有。例如，我们当年很青涩，对爱有向往，却没有今天开放的社会气氛，人们也少有勇敢地追求。

在校期间，我们班组织了几次郊游，其中包括去长城和颐和园，这两次活动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。还有许多许多不能在此尽述，我所点到的仅仅是一小部分，大学里的不少事情是让我们终生难忘的。

同学啊同学，我们曾经在一起，美好的应在记忆里永存，过节与不快已随风飘去，千万别忘记了那场同窗情！

怎能忘记旧日朋友
心中能不怀想
旧日朋友岂能相忘
友谊地久天长

——罗伯特·彭斯 80